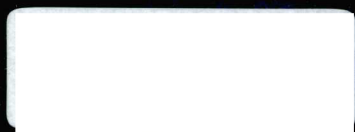


遥远



遥远

王观胜
著



文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遥远，

遥远

王观胜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遥远, 遥远 / 王观胜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ISBN 978-7-208-12892-7

I. ①遥…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61442号

责任编辑 宋 钊

装帧设计 肖晋兴



世纪文景

遥远, 遥远

王观胜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制 版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336, 000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892-7/I · 1359

定 价 59.00元

序：西部文明小说的里程碑

孙皓晖

目录

序：西部文明小说的里程碑 孙皓晖 /1

上部 /17

下部 /205

序：西部文明小说的里程碑

孙皓晖

亲爱的读者，你打开的这部书，是一部沉甸甸的西部文学大著。

这是作家王观胜的遗作，也是他一生留下的唯一一部未及出版的长篇小说。如今，观胜已经去了。我们已经无法喝着他的咖啡，横七竖八地自由横卧醉眼蒙眬，与他一起热切地品咂这部作品了。方生方死，方死方生。观胜的灵魂，一定在他毕生向往的遥远的猎户星座微笑地看着我们。不定还会有暇漫游到我们身边，静静地听着我们的种种热议，如同黑格尔对歌德看不明白他的思辨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所蕴涵的奥秘时一样，浸出一丝狡黠而深远的微笑。

人类的深邃的感知能力，是科学尚未认知的领域之一。两千多年前，庄子笔下“翼若垂天之云”的鲲鹏，高飞九万里，依然面对无垠苍茫。为此，庄子对天地宇宙写下了那句至今无法超越的概括——“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的确，面对无穷无限的时空，人类微不足道的科学探索只是沧海一粟而已。超越科学的感知能力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否定任何未知的世界，包括特定个体的灵异性感知。也许，恰恰是这种颇为神秘的人类感知能力，将带领我们走向无穷无尽的未来。

唯其如此，面对观胜全部作品中时时闪烁的对遥远世界的细腻感知，在

巨大的时空转换中所呈现的对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的近于灵性的飘忽思索，我们都可以暂时搁置起来，免得那个家伙在未知的空间撇着嘴嘲笑我们。

作为读者，作为一群老友，我们一定得认真品评这部作品。

毕竟，慢工雕琢的观胜，深沉舒缓的观胜，生前没有来得及将这部大著公诸世人，自然也无法听到社会性的广泛评价。此前，则由于观胜的长篇尚未出现，文学界与社会读者群也无法仅仅以中短篇为依据，对观胜的全部作品作出整体性评判。虽然，观胜秉性常能超然于物外。但是，作为劳作者的观胜，对于自己的心血之作，也会在投放社会之后企盼听到应该涌现的评价。相信，观胜听到这声回响之后，定然如同一个放马天山的少年向大湖中撇出了一块石头，咕咚一响之后，欣然掉转马头而去，从此不复回来。

要对观胜作品作出评价，很大程度上是在考验我们的感知能力。

我们首先得涉及并厘清一些基本问题。

一 西部文学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状态

自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文学开始了新的历史逻辑起点。

从这个起点开始，中国文学摆脱了历史形成的道义传统，也摆脱了近代史以来的救亡图存精神，很快进入了沉沦与新生俱在的大裂变时期。这一历史现象，恍如春秋战国之世——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礼崩乐坏，瓦釜雷鸣。又恍如佛教世界的凤凰涅槃——五百年必投身烈火，焚毁罪恶旧身而重生。佛教中的凤凰，与中国原生文明中的吉祥凤凰截然不同；它是一种美丽而雄猛的神鸟，能吞噬最凶猛的野兽与一切恶物，但是必须五百年投身烈火而重生一次。

我们的新时期文学，正处在这样的境地。

一方面，是文学新价值观的日渐确立，具有历史成长性质的阳光作品日渐新生。一方面，是文学价值观的泯灭，是文学伦理观的沉沦，及与之相伴的垃圾文学的大肆泛滥。作家颓废，文学沦丧，正在成为中国文明危机最刺目的历史警讯之一。文学的道义传统，文学的民族精神，

文学的正义性原则等等，举凡文学的共性审美基础，都开始了无方向的崩溃弥散。文学的个性，则包藏在自由与人性的外衣下，滋生出无以计数的极端腐朽性与极端自私性的作品。热衷政治阴谋，热衷畸形欲情，热衷黑赌毒，热衷身体写作，热衷精神颓废，热衷自我迷恋，热衷一切腐朽生活方式的刺激，已经成为大批量“文学”写作者的本能。倏忽三十年，以中国文学为病灶，中国的文化艾滋病迅速完成了病毒培养基，开始了猛烈的传播。

当此之时，西部文学应运而生。

什么是西部文学？从产生的历史说，它可能有两个外源。一则，美国西部文学与西部电影，以及世界文学领域的拓荒小说、蛮荒小说、探险小说等等文学作品与文学意识的影响。二则，西方的生命存在意识的理论传入的影响。

从中国本土的现实根源看，西部文学则是基于对社会颓废与文学沉沦的一种自觉不自觉的抵制意识而生发的。面对中国文学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普天同臭，精神沉沦，一批颇有风骨的作家与艺术家——首先是西部地域的一部分作家，将视野投向了相对落后的西部土地；力图在穷困蛮荒的西部人群的生存状态中，开掘那些具有阳光底色的生活方式，展现那些基于落后生存状态而保留下来的亘古未变的原始奋争精神，展现那些质朴高贵而同时带有几分愚昧色彩的生命状态。其根本目标，则是给当代社会提供一种极具启迪意义的生命价值观，一种具有雄强精神的生存价值观。很难说，举凡涉及西部的文学作品都是如此。也很难说，每一个西部题材作家都是如此。（请注意，西部作家，是指以特定内涵的西部题材为创作对象的作家，而不是居住在西部地区的所有作家。）但是，从发端本质看，从作品主流看，西部文学的基本精神，西部文学的价值取向，的确是这样的。

为此，西部文学是中国文学新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支撑点。

然则，在中国文学界，西部文学的处境始终是尴尬的。一则，无论是文学界还是社会意识，都没有对西部文学沉淀出社会理性意义上的相对明确的认知与界定。什么是西部文学？它的历史、它的发展、它的经典代表作、它的成就与缺陷等等，都没有获得相对清晰的文学理论与社

会意识的普遍认定。二则，中国西部文学作家群，也始终处于发展不足状态；作品密集度稍差，中短篇小说居多，重量级的大作品——长篇巨制，似乎也没有及时问世。如此等等，都使西部文学始终处于一个相对乏力的“流派”水准，处于一种积累状态，而没有崛起为具有明晰厚实价值观的稳定的文学高原领域。

回望西部文学的历史脚步，应该说，王观胜走得太早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一遗憾将日渐清晰地显示出来。

二 开掘文明：观胜西部作品的整体价值

王观胜一生的作品，都是西部题材的小说。

以正式发表为准，观胜的短篇小说有八篇，中篇小说有九篇。

观胜的长篇小说，就是这部尚未出版的遗作——《遥远，遥远》。

如此，观胜终生的文学作品是18部。

在对观胜作品作出整体认识之前，先让我们陪伴观胜走过他的文学长廊，唤起我们作为读者的当年记忆。首先，观胜的短篇小说八篇是：《猎户星座》《艾里西湖》《焉支山》《北方，我的北方》《最后一场白雪》《匹马西天》《年轻漂亮的哥萨克》《家之歌》。其次，观胜的中篇小说九篇是：《康定城》《放马天山》《各姿各雅》《喀喇米兰》《阴山鞑靼》《汗腾格里》《北方之北》《昂龙奔马的一群美兽》《北方之路》。

最后，观胜的长期积累，就是这部遗作长篇。

透视观胜的全部作品，其整体价值在于一个核心点——忠实呈现了西部文明的雄强底色。什么是文明？什么是西部文明？没有这些基础的理解，很难透视观胜作品的深层价值。文明的内在基本点，是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文明的外在基本点，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然后，才是这种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所决定的各种社会创造与物质创造的独有形态。一个辽阔广袤的大文明形态一旦形成，在其后的发展中，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与地理环境因素，往往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明，并且出现巨大的不平衡发展——发达的地域文明与落后的地域文明，在一个文明体系

(国家)中并存不悖。这些地域文明,与它们的基础大文明体系,既有必然的基本的重合,也有地域文明独有的历史传统与现实特质。在不平衡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往往是落后地域的地域文明的底色——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更能代表这个民族文明的历史特质与历史传统。如果,大文明体系的主流层面或发达的地域文明出现了社会颓废,出现了价值观念沦丧的文明危机,则落后的地域文明必然以其所承载的历史本色,去自觉不自觉地冲击主流文明,补充主流文明,甚或纠正主流文明的历史偏差。

这是世界文明历史的逻辑,更是中国文明的历史逻辑。

西部文明所以进入文学视野,正是基于这样的文明历史逻辑。

在西部作家群中,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具有文明透视的能力,更不是所有的西部作品都触及了“西部文明”这个层面。即或站在广义文学的角度看,也就是说包括一切反映西部生活的美术、电影、电视剧等其他艺术形式,绝大多数西部作家艺术家的目光,绝大多数西部文学艺术作品的內容,都仅仅限于对西部人群生活方式的呈现,而不是思维方式与生存方式的开掘。

正是这一个层面的差异,显出了王观胜的深邃旷远。

生活方式,是大体具有普遍化的共性,而又极具个体差异的丰富形态。瞄准西部生活形态,可以穷尽猎奇之能,搜罗出种种惊世骇俗的个例故事为原型,将西部的蛮荒、穷困、狡黠、厚实、神秘、武勇、土匪、婚嫁等等方面,淋漓尽致地挥洒出来,给人以刺激或震撼。我们能够记忆的诸多西部作品,都是这样。这一层面的作家与作品的共性是,生动反映了西部人群自近代史以来的斑斓奇异的苦难生活,也反映了西部人群留有深重蛮荒痕迹的现实抗争。但是,他们的笔触基本没有摆脱生活层面,基本没有摆脱传奇模式。从根本上说,他们的文学笔触,基本都没有深入到生存层面。可以说,中国的西部文学始终未能突破“流派”水准而成长为文学高地,实在是这种以猎奇蛮荒为基调的作品构成了主流,但却没有完成生存方式层面的深度开掘所致。

什么是生存方式?

生存方式,是人类社会性的顶层范畴之一,几乎与“文明”这个范畴等同。生存方式,就是特定人群(民族或民族群)在历史实践中所形

成的稳定的社会性结构，是特定人群所共同具有的更深层次的广泛特质。从总体上说，它包括了这个特定人群所创造的一切稳定的社会存在——从国家形态到语言文字，从建筑文化、饮食文化到一切很难被历史发展改变的民俗文化等等。从具体方面说，特定生存方式的核心是特定的生存价值观，其外延为千差万别的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生活价值观、生命价值观。与文明一样，特定人群的生存方式一旦形成，其在历史发展中也必然因地理环境不同这一主因而形成不平衡发展，落后地域必然保留了生存方式更多的历史底蕴。从文学内涵与视野说，生存方式就是超越了对生活个例的猎奇，而深入开掘的那些更具共性的对象——更具基础性的生存价值观。

一个作家，未必需要对上述理论有深度的了解。

作家之高下，在于谁能摆脱猎奇生活之诱惑，深入到稳定的根基上去。与所有西部作家相比，观胜的文学创作道路，观胜的全部作品，都表现出几乎是本质性的差别。

差别一，王观胜的所有作品（至少是绝大部分作品）所讲述的故事，都没有明确的时间界定，也没有明确的地点所指。用时下语言说，是一种具有“云时空”特质的人物与事件——时间地点的相对模糊性。这一“云”方式，体现了观胜作品厚实的基础性与杰出的文学抽象力。

差别二，观胜笔下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没有明确的身世交代，几乎都具有一种既是横空出世，又是从来都在的特异感觉。就是说，这些人物，从故事结构看几乎都是突兀而来的；从生活质感说，又都是似曾熟悉的。此间所需要的笔力锤炼，所表现的结构能力，都是一般人很难体察的。

差别三，从文学作品的结构特点看，观胜作品的故事，其中间发展都具有非常鲜明的跳跃性；逻辑性的完整故事，在观胜作品中很少存在。观胜作品的结束部分，差不多都具有一种“没有写完”的意味——没有明晰的结尾，没有明确的人物命运归宿，常教人有遗憾之叹，却又回味无穷。也就是说，非逻辑性，是观胜故事的鲜明特质之一。

差别四，观胜作品从无猎奇，或者说极少猎奇。这一点，在西部作家群中堪称独一无二。观胜所讲述的人物与故事，都是基本身份、基本

色调、基本情感。在观胜的作品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杀手刺客、秘密团体、神秘领袖、盗宝抢劫、血腥屠杀、阴谋森森、神秘器物、快意恩仇等等普通作家赖以安身立命的元素。但是，观胜的作品又弥漫出浓郁而深刻的冲突感，对读者的心灵撞击远远大于神秘的猎奇故事。

差别五，观胜作品具有无与伦比的时空感。观胜笔下的时空坐标，具有极其辽远而又突兀的链接性与非逻辑性。从无极世界的遥远星座，到古老蛮荒的史料记载，再到人物的现实生活，他总能以精妙绝伦的想象力将其有机链接起来，令人神往而又惊叹。西部昆仑山，观胜能从《山海经》链接到远古神话，再链接到无限旷远的某个星座，再链接到中国山川地理的走向与中国西部文明的地理根基，再飞回生活在这方神奇土地上的质朴的劳作男女。往往是这种辽阔的不同时空的相互照应、相互跳跃，使观胜的作品滋生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精神魅力。

观胜的处女作——《猎户星座》发表前后，我们几个老朋友还都在县委工作。夏天的一日，时任《延河》编辑部骨干编辑又是成名作家的王晓新，忽然匆匆来到县委大院，要找工人文化宫的王观胜。县委办的老朋友曹锡仁和我陪同去了。在观胜那间狭小的工作间里，王晓新未及落座便一声慨叹：“观胜！了不得！好东西！”听着听着，我们才明白，是观胜将一篇尚未写完（没有结尾）的小说托人捎给了《延河》，到了古道热肠的王晓新手里。那夜之后，观胜对小说作了修订补充，不久立即在《延河》重磅头条推出，一鸣惊人，激起了文学界的巨大涟漪。如今，观胜与晓新都去了，回想当年的勃勃青春与冲击之志，不禁泪眼蒙眬。认真评判，《猎户星座》所以能一发而起千层浪，其根基原因，正在于这篇堪称观胜代表作的小小说里蕴涵的深邃而巨大的时空转换之间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交融的文明襟怀。客观地说，这是普通作家难以企及的天才想象力与感知力。

差别六，观胜作品所呈现的对人性与人类情感的基本方面的深刻解析，是极其罕见的。所谓“人性与人类情感的基本方面”，是指观胜作品中的人物几乎都没有具体鲜明的职业、具体鲜明的身份，作为其性格形成的独特依据。于是，只剩下了来源不明的“自由人”出现在特定的生存冲突之中；一对男女或一群男女，只有依据最朴实本真的认知与亘古未变的

生命价值观，去处置相互的情感与婚姻，去构筑最基本的生活。人性的崇高，人性的缺陷，无不由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展开，无不由朴实本色的价值观而展开。男女情欲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家庭结构、家族结构的形成或瓦解，遂成为必然的人性主线。这种人性，这种情感，既是古老的女娲伏羲创世人性的久远折射，也是现代人亘古不变的人性本色。

观胜与西部作家群的上述差别，说明了什么？

不言自明，上述差别呈现了这样一种文学境界的差异——依靠深刻的理性感知，王观胜剥离了西部生活的表层奇异，跨越了传奇猎奇的层面，深入到了西部生存方式的历史特质，一力开掘生活的更深层面——西部生存方式所沉积下来的文明内涵。

这，就是王观胜西部作品的整体价值，也是王观胜独有的文学地位。

三 《遥远，遥远》的文学成就

这部《遥远，遥远》，是王观胜毕生的长篇遗作。

这是一部与寻常西部小说迥然相异的西部文学大作品，其内涵之深，其外延之广，足以成为寻常评论家与寻常读者难以寻觅出口的神秘的时空云图。为了与读者们一起理解这部深广芜杂的小说，我们不妨先来整理一下这部作品的框架。

小说时间：从没有明确所指的古代黄河洪水，到20世纪80年代，是这部小说大体的时间界定。粗算，大体涵盖五六百年岁月。小说地域：从中国地脉干龙昆仑山起，到山西大槐树，到陕西关中朝邑，再到西域新疆，再到广袤的苏联远东森林草原，最终回到昆仑山西王母神话，是这部小说涉及的空间地域。粗算，大约也是纵横十万里不止了。小说人物：从古代被迫迁徙的移民族群，到洪荒仅存的两男一女，再到繁衍而成诸多“大辽斜”村落的村民，再到维吾尔族姑娘，到新疆军阀与革命党人，再到苏联女共青团员等等，主人公穿插交融的群体之多，堪称复杂多变。粗算，跨越不止几多代次，涉及人物数十成百，实在不是一般小说所能容纳的。

这部长篇小说以主人公李敬西为主干，贯穿了五个大层面的家族生命史。遥远的洪水时期，两男一女在洪荒之地耕耘创世繁衍人口，是小说神话般壮美的序幕，令人怦然心动。之后的第一层面，是几座“大辽斜”村庄已经形成，李敬西父母辈们已经是清末的生活了，主人公李敬西少年时期的生活方式由此展开。这一层面中，最有认识论价值的生存方式揭示，是李敬西祖母的“地母”生活。她是一个颇具风姿丰腴白皙，而又渗透着人性亲和力道的地主婆。依着习俗，她维持（或曰创造）了一种中小地主庄园独特的存在结构。这个结构是：她与每个长工都有并非私情的性生活，通过为每个长工生育一个娃，使长工不娶妻子不拿工钱，完全与主人成员共同生活，从而将长工与自身庄园的存在延续紧密融合为一体。本来，这种生活方式是有坚实纽带的，是稳定了多少代的。可是，随着外部世事的变化，长工与地母的儿子不再忠实于这种内部有别的“大家庭”了，要求独立居住并独立生活了。由此，非主线的叛逆序幕拉开，这种独特的庄园经济逐渐解体了。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主人公李敬西，没有也不愿意揭开家族存在的真相，而在求学归来之后，寻觅新的生存方式了。

第二层面，是李敬西父亲李东朝在清末民初时期的创业道路。继续拓展祖先开辟的西域商贸之路。在几次走向西域并领回一个漂亮的西域姑娘做媳妇之后，李东朝暂时中止西域商道。在家乡，李东朝展现了非同寻常的创造力，在河道上修桥，建造了一座小煤矿，新庄园经济摆脱了下滑趋势，已经风生水起，在大辽斜区域很有影响力了。家族命运及个人命运的变化由此开始。

第三层面，李敬西在新疆与革命党人相遇了，结合了，革命了。大辽斜的李氏家族的命运从此开始分化，开始败落。李敬西的个人命运，也因为革命党人的大势沉浮而起伏动荡，监狱生活对他有了新的磨炼。

第四层面，李敬西到了苏联远东地区，与一个苏联女共青团员恋爱了。虽然这一时期不长却在李敬西心上烙下了深刻烙印。

第五层面，大跳跃式地简写了中国政权变化之后的三十年，实写了已经是老人了的李敬西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又一次人生大变化。期间，李敬西已经先后找到或不期遇见了前后三个妻子（情人），因为种种原因，

总归是大家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新一代青年走向商品经济，开办了私人企业，继续改变生活。李敬西个人，在迷惘中，乘上周穆王西巡的八骏马车，奔上众神居住的昆仑山了。

……

一部40万字的小说，能有如此广阔的容量，如何不令人为之感叹！

在未出版之前读到过这部小说的几个朋友，曾有过感叹——后期辐射太散，假如没有三、四、五这三大层面，小说沿着李敬西的家族命运走下去，将更为紧凑，更有深度。的确，在紧凑与深度的意义上，也许这一意见值得考虑，值得倔强的观胜思忖一番。可是，我想，即或让王观胜活过来重写，他也一定不会删去后半部的三层面。因为，王观胜的创作理念，对于结构严谨之类的技法，从来都是嗤之以鼻的，他是用生命价值的伸展理念写作的作家，而从来不是用小说技法写作的作家。

如果我们对小说的审美理念再拓展一些，不考虑结构松散之类的非必要条件，那么，《遥远，遥远》带给我们的，无疑是一种自由生命状态的冲击力量，是一种对生命存在的本真意义的重新思考。一个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叛逆者、创业者、革命者，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了巨大的折磨与挑战；他没有倒下，也没有设法去昭雪曾经的重大阶段的历史误会——一种本可以澄清并可恢复其光彩身份的错误遭遇；他所表现的，是“已经过去的就过去了，往前走最要紧”的人生态度。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李敬西都是创造生活的人，都是没有屈辱倒下的跋涉者。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段，家族命运已经淡出他的历史视野，他要融汇到一种久已向往的浪漫归宿中去；这种以现实主义开端，而终结于浪漫主义的生命追求，能以“结构”的需求而简单的指责吗？

夸父逐日，目标是虚幻的，追逐生命价值才是“逐日”的辉煌所在。

这种出于现实而归于梦幻的过程，需要另一种感知能力去理解。

观胜以最后的生命与心血，给我们奉献出了一部难懂的文学作品，一部非认真感知而不能品咂其内在神韵的大作。应该说，这部大作，是观胜一生文学观的集中展现。只要不拘泥于形式要求，这部大作的生命价值内涵便会如一轮朝阳光辉灿烂地照耀着你的生命天地。

这部大作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生命课题——面对巨大的文明转型时代

不断面临的历史转折事件，每个人都可能饱经坎坷；那么，作为生命个体的每一个人，应该如何对待历史的苦难与自身的坎坷？是沉浸于曾经的苦难与委屈而不能自拔，还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生命底色的进取性，而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是的，每个人的价值理念不同，都会生出不同的生命选择。可是，作为浓缩时代典型生命状态的文学作品，《遥远，遥远》给我们展示的生命状态，无疑作出了最具意义的正面回答。

四 生命的天堂在哪里

观胜不期去了，他走得那样匆忙，又走得那样淡然。

在观胜兄的追悼会上，大家举我为代表，作追思发言。那一日，素来不惮演说的我，没有说得两句，泪水已经夺眶而出，语不成句，难以为继。事后想来，还是观胜的人生足迹与人生精神，在我们这群朋友里打下了太深的烙印，太难用通常的话语去表达了。我们村落相连，同学相知，风雨回乡，共步奋争，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快乐而又艰难的青年交响曲。除了职业的不同，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一群老朋友，重叠交汇点是太多太多了。在精神的交融性上，说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是丝毫不过分的。

观胜的精神境界，是开阔厚重而又深远的。

从少年时代起，观胜就时常迸发出一种几乎是惊世骇俗的“大出”精神。在县城读省级重点中学，其仪容之整洁，其谈吐之哲性，其才华之多面，毫无农村土性少年的痕迹。为此，观胜在动荡岁月的后期，有了美丽柔性的恋人——后来的妻子王灵仙——我们这些老朋友共同的嫂子与妹妹，在艰难奋争的岁月里有了一抹生活的亮色。观胜在西部当兵数年，复员归乡后又与我们同步了。

观胜的文学自觉性很早，还在中学时期，就表现出强烈的文学阅读欲。尤其是对俄罗斯文学与杰克·伦敦、海明威的作品，表现出一种超乎常人的酷爱。后来，观胜常常念叨的还有《百年孤独》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天分再加上广泛的阅读基础，观胜表现出的文学感觉，在我们的

老朋友里无疑是首屈一指的。

观胜待人，朴实坦荡，善为人友。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单位，观胜都有很知心的朋友。在陕西作协，路遥、陈忠实、王晓新、白描、李国平等等，都是观胜小屋里的咖啡常客，也都是“花（话）落知多少”的倾心交流者。还有许多我们不熟悉的老人新人工友，都是观胜的好朋友。我曾笑云，观胜有墨子精神，兼爱天下。在老家，在相关来往的人群中，几乎都可以遇见观胜的好友。所以如此，很大的原因，是观胜诙谐幽默的语言方式，以及与人为善的个性——辄闻朋友难事，立即热忱相助。

观胜具有浪漫主义的一面，也有强烈关注现实的一面。观胜的领域，绝不仅仅是文学写作，对中国文明史的关注与表现，对社会经济改革的关注，都曾经是他涉足的领域。记得在我写作《大秦帝国》之初，观胜就对历史题材，尤其是秦直道以及秦帝国历史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后来，观胜与同道朋友合作成立了各姿各雅影视公司，做成了两件大事。一件，是观胜亲自编导，拍摄成了关于秦直道的专题片。另一件，接受了时任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的老朋友董健桥的创意，观胜与作家朋友莫申合作，共同执笔脚本，共同拍摄了《黄陵》专题片。这些，在当时的历史文化圈内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观胜也为一些企业写过纪实文学，使他对中国的经济现实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观胜又是一个具有深厚爱心的男子汉。对于女士，观胜既是尊重的，也是自觉以绅士精神维护女性尊严的。辄遇我等朋友对女士疾言厉色，观胜立即会表现出不满的批评。为此，观胜有幸福的家，有可人的妻子，有聪慧可爱的女儿。即或有一些所有家庭不可避免的小摩擦，观胜与妻子女儿也都处理成了五彩缤纷的小浪花。

从毕生创作道路说，观胜一生致力于西部文学，未尝有丝毫偏离。可以说，为西部文学而生，为西部文学而死，是观胜最具本质的人生内涵。我们这些老友都清楚，观胜是中国最早的驴友之一。自80年代起，观胜每年必独身深入甘肃、青海、新疆一带，每次风尘仆仆归来，其身心之满足沉醉，都使人怦然心动。偶有一年不去，观胜便显出一种深深的灵魂躁动。辄遇老友嘲讽其“西部瘾”，他便蔫蔫一笑：“知道个啥，城里球不顶。”

此前，观胜在西部当兵多年，熟悉西部，热爱西部。所以每年深入西部，早已经不是旅游或猎奇层面的跋涉了。绵延不断的西部岁月，浸泡出观胜丰厚的西部知识，举凡西部民情、地理、民族、历史、方言、物产、生活，观胜皆能在不慌不忙的叙述中如数家珍。举凡叙说西部，观胜的神态顿时生动无比，肃穆无比，如同沐浴在灵魂的洗礼之中，灼灼其华而沉醉不能自拔。

尤其对于西部方言的考证，观胜独具慧心，往往能将极为生僻的方言，考辨出源流，再用精当的文字写出来。有一次小聚，观胜蔫蔫笑问几个老友：“你几个瓜怂，知道关中婆娘糊出的鞋底子，唛东西叫啥？”我等皆笑：“谁不知道，格褙。”“说，为啥？”人皆口吃。观胜嘿嘿一笑：“看看看，知道个啥。”于是向我等开讲：格褙者，戈壁也；西汉张骞出西域，通商路，关中帝都人率先长了见识，知道了这种又硬又黑又光溜溜的地皮叫戈壁；于是，将糊出的鞋底子，硬光光的糰糊刷粘的布垫子，就叫戈壁；时间长了，转音了，才叫格褙了，知道不？众皆哄然大笑，似有不服，却无人能够反驳。须知，方言流转，许多词汇是文字写不出来的，甚至也是拼音注不出来的，各地都是如此。为此，大多数作家对方言的使用，都是很谨慎的。唯独观胜作品中多有方言，且都能用文字恰当地写将出来，有的还要加注解，实在是学问一奇也。尝有人言，观胜作品方言太多，妨碍阅读。观胜尽知，却只一笑，从未改正。

观胜的文学精神，是观胜人生的光华所在。

终其一生，观胜给我们树立了这样一种文学境界——展现生命的本质意义，是文学最大的使命，最根本的归宿。对于人的生命意义，观胜是放在了宇宙星空的广阔范围内思考的，而不仅仅是狭小的个体生命焦虑。在这样的文学精神下，观胜给人类呈现出了真正的人生最高境界——过滤去龌龊的欲望，回到人的本色去，那里才是生命的天堂！

观胜常在。

观胜在遥远的猎户星座注视着我们。

2014年冬 与观胜兄对话于海南